



一群女作家去了浙江省女子监狱，在那里面住三天三夜。所以得奖时，我实际上正在监狱里体验。监狱系统有一份《新生报》。那天，我们正在会议室里教女服刑人员怎么写新闻报道。浙江省作协创联部主任来监狱宣布这个消息。而我在之前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，省委宣传部给我打了电话，告诉我得了茅奖。因为在监狱里，我也不可能怎么样。你要问我心情怎么样？内心来讲，当然是高兴的，虽然也有点突然。但当时杭州电视台给我一个任务，要我写一部夏衍的纪录片，监狱采风结束就要给他们的。所以我也没什么时间来高兴和庆祝，忙着夜里在监狱里写稿子。等我三天以后从监狱里出来，心情已经变得非常平静。家里人和同事们，都没有因为这事一起吃顿饭什么的。我没想到过要怎么样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得到茅奖后，生活有发生什么变化吗？

王旭烽：没有什么变化。虽然我担任了浙江省作协驻会副主席，但我还是觉得没有什么变化。2006年，我去了浙江农林

大学任教，那可能算是最大的变化。

西湖：文化符号上的情人

《新民周刊》：这套“西湖十景”，怎么想到去写这样一个题材的？

王旭烽：“茶人三部曲”是我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，我之前都没有写过长篇。写这部长篇小说时，我回归到当年在杭州大学学习历史时的状态，那是一种古典的状态，要考证史实，要脚踏实地，写长篇更需要耐力，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，就好像在耕耘一块土地。而我大学时代，实际上是很先锋的，读的都是弗洛伊德、存在主义、阿波利奈尔、兰波这样的现代派、先锋派作品。

写“西湖十景”是因为当时《东海》文学杂志主编向我约稿。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王旭烽中篇小说集“西湖十景”。